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貴耳集卷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晋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貴耳集卷中

宋 張端義 撰

貴耳二集續成余謫八年強自卓立惟恐與草木俱腐著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臧否而諷于書也又非譎怪而誕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隆紹間士大夫猶語元符宣政舊事

淳熙間士大夫猶語災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炎間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貴耳集不付子雲之覆醬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東里

張端義書

紹興三十二年壽皇登極諸路帥臣監司郡守進貢總數為金約百五十兩為銀約一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為絹約三萬四千五百疋為馬約五十

匹此許及之諫藁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獻考在御甞開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為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遼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興師亦索此注與遼注為對今又不知歸蒙古否

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在榷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太后謚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謚慈聖光獻曹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謚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蘆之譏起于側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訂之

章獻屬疾語于仁宗曰顧與祖宗同日為忌三月二

十九日上仙乃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爲翁婦後
爲母子此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忽賀
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移時
不決知閤王抃忽撤起國書云駕興北使失儀而孝
廟喜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在朝無一人乞斬北
使者毘陵丁逢以選人上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
存中國之體孝廟大喜即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千緡夕留金巽朝議命顒肅后父鄭紳貧無籍有姪居中在太學為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不留錢沽酒市肉耶强之乃往如其所約術士先説紳命只云異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真王因前命而發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勑内必

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劄可
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
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卻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
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讖緯于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
辛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並政天聖曰二聖
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

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
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
力者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當以兩國生靈為重縱
使獲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生靈肝腦
塗地萬萬矣此真女主堯舜神廟自此兵議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載
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

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帝所有赤脚大仙辭之久玉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韈下殿即去之慶歷諸賢皆天人也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時徽宗生所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

乙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乙兩浙之夢乎

東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獝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曰獝來諸閣分皆扃户嚴廟亦避之甚至登上金坐移時或往詣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温煖曉則自榻滚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宫妃夢中有與朱温同寢者即此獝也

或者云朱温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

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離闕選日講行大典

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未滿旬日

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之俟日蝕後别擇

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特立來語益公云宫

中已知人使離闕廷便講授受之典寂然不聞益公

正色答云朝廷大事外廷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

言自此譖言先入益公相光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
有光廟御書跋語載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説簽書樞密事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
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為樞密使益公
答云臣敢為天下倡祕書省正字沈瀛當輪對一奏
劄薦張説反不稱旨即自免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
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足以卜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内有唐突人通州高抦在望仙橋裏山

呼壽皇止輦問理會何事奏云許分即時降旨送棘
寺壽皇取案牘自閱内有一臺官貽書即時國門吳
邑令趙善宣卻金不受特轉一官訟無半月而决壽
皇斷獄如此聖明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毬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孝
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鷓巴醉中語侵孝廟云
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
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忽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

見孝廟舉前説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發引日鵰巴號哭于路欲絶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贍高廟天顔不悦奏云何事上勞聖慮荅云郊祀疋帛闕五百萬支散臣當為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朝至午未間未得謁入但見中使

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卮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緩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秦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首當是秦會之

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聖語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臘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後德夫為四川宣諭使曦變化息安丙新有復蜀之功聲勢

赫赫德平時輕財重義適德誕日安致餽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幕屬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覩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帶為客壽安聞之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閒泊舟呼其主夅者可具隨行信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諸客言某入蜀之初諸處致餽本不欲受恐以某絕物受之未嘗啟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策矣呼書吏

來寫撿帖某人幾撿幾匣但不必問其物亦賭采耳

弟道夫至首詢其兄出蜀何以伏臘計德夫舉餘撿

匣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所舉動必異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召從臣未達時貧甚用

選官圖爲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如此苦

淡常云不曾爲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能

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書但與來介云

傳語官人說事已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

朋友多以不得書為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為請季高戚然興念扣之買山幾何礱甓幾何緇黄不須問其子歴歴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為重此一事不了終為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主之

子孫邈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并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數事不可泯沒造一十八字埊為地悳為臣曌為照圀為國鄭漁仲云皆有所祖篆文篡中埊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

有大周額價十倍于無額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
皇帝御製即武后也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會之呼一鑷工
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
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
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建炎之初敵勢未寧講和之使來必煩百官郊迎其書
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為意盡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見

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黍相待之甚當是日

朝見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澹菴有薦賢録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

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

門也

太學有鼓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陳自強相端平

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學櫺星門鼓占不驗矣又

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末

嘗來巢蚊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書生以為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與易之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法向異子路問强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曰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摶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真人而隱于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寇朝一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寇其徒以睡告劉坐寢外聞鼻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滿紙題曰混沌譜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生

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又希夷嘗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出名將其姪世衡果為名將

談苑云陳摶字圖南唐譙郡人不第隱武當山辟穀鍊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卧經月方醒太宗召之

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摶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謁陳摶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山中一老僧擁衲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已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余見之未精不敢奉

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真宗忽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已先知紙錢之讖

太宗諭陳摶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贇楊崇勳皆登樞府

左傳云取郜大鼎納于太廟非禮也穀梁傳云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云器從名地從

主人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析公之為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彭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之為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通吳叛楚至今為患子靈之為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騳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多在晉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文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晉方築虒祈之宮

叔向曰是宫也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開元龍池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讟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峡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陽懐帝蒙塵建興五年愍帝蒙塵石言于平陽宣和間艮嶽成朱勔進太湖石有大者數千人輦不動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為大將軍賜金帶横于石上石始輦動何異石言也

雨雹罪藏氷繆矣此申豐答季武子之問

叔向曰有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讒者地名鑄于甘讒之地

吴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註云吴地貴縞鄭地貴紵

宋公殺世子座傳惠牆伊戾告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子申生一百九
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闇秦用趙高殺扶蘇漢信
江充戾園亦縊漢安帝信江充廢順帝唐宗以武后
殺三世子明皇聽李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
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怨華合比乃坎用牲
埋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華臣盟于北郭公初信
戾而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為
盟書以誣人為可畏也

傳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春秋云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蘇誅大臣蒙恬李斯輩秦亡漢元帝任恭顯殺蕭望之張猛安帝任江京樊豐譖廢順帝桓帝任單超徐璜等殺李雲杜衆權歸宦官致黨錮之禍靈帝以張讓為父趙忠為母任侯覽王甫曹節叚珪殺太后誅李膺陳蕃黃巾大起至小黃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

之憤盡誅閹人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
皇任高力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
元振魚朝恩吐突承璀竇文場王守澄膓陳洪志仇
士良田令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擢髮不足以續
其罪續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數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註云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

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

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中盛明故以為王

晉夢黃能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國語曰夢黃熊

鄭裨竈曰妃以五成註云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興陳則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介者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鄭氏云介甲也為雞着甲莊子云紀渻子為王養雞及十日復望之似木雞唐明皇好鬭雞貧者或弄木雞帝生酉歲鬭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書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

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也

朱晦翁王伯昭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黃鐘二太簇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黃鐘七太簇清若按中徽其所

中之律為如此則是專以黄鐘為宫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音律考之皆仲吕一均也宫調乃仲吕餘調倣此夫仲吕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為七絃乃加其清聲此叚説仲吕一均又與前説不同均字鄭漁仲書畧註云作韻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平日之姦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令者世之遺囑也操之遺

令諄諄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
處置獨禪代之事此子孫自為吾未嘗敎為之實以
天下遺子孫自享漢臣之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
夜卧圓枕擨野葛尺許飲酖酒至一盞恐人報已揚
此聲以誑人遺令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少張
子房得畫計厚幣迎四皓怪問何為者四人各言其
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曰

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
難動揺矣良之爲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
以秦府多驍將密以金銀䨓結尉遲敬德智畧之士
可憚者房𤣥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
已而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
風響氣燄豈建成元吉所可當諸將勇武皆樂爲用
使漢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

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隋進士房玄齡隋羽騎校尉儲祕書于志寧蘇世長王世充右僕射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陳後主召試為薛舉黄門侍郎姚思廉陳吏部蔡之子仕隋為史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詳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

入隋大業中祕書郎蔡允恭顔相時無傳許敬宗正

觀中除著作郎後在姦臣傳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

蓋文達時與孔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皆用

陳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

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弘文館修書如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陶穀之筆是亦祖唐之

遺意

盜亦有道黄巢後為緇徒曾住大刹禪道為叢林推重

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黄巢二字儂智高雖邕州滑
即逃往外夷方臘僭名朕此童貫改曰臘後亦不知
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爲
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篨三娘唱河鵲鹽曲又有突厥
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鹽唐詩
媚賴吴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利骨鹽謂之鹽者吟行
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

郭尚賢貺書落䬈自陽翟尉致事嘗云服餌引導之餘

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曰梳頭
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
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
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
杖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啟與廟堂不入意自改
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

明己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
夫子黄大服

建陽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其略曰性
既感攝體從變通浮萍作楊花之義子紅莧為跛鼈
之還丹吳鹽治饐秦廯去痱斷可識矣

遜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時便知未來已
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己功名遜答云待老僧
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為戲已大不樂而去後二

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黄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
問者適當年高選衆推一少年者即遜道者名李彌
遜狀貌與前身無異其人大驚急往西江明水問遜
道已遷化年月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
舍人二十八歲見圜悟云遜師兄錯了也公不覺潸
然淚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珏
琪皆孫也
旼如晦請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刹顧非些少叢

林箇樣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戸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潑天聲價盡大地揑成院子未稱全提將河沙卻作衲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様卻朶根尊者家來撑没底船擊起蘆花千尺浪全提末後句祝延玉葉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坎中滿☵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一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云離中有真水

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為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為離腎為坎心火下水濟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砂煆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即真火要知内外交養法不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説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賦苕帚詩埽此圖清淨愈埽愈不淨欲要埽教淨放下苕帚柄在彭州葛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山中打坐忽一

日以青褐寄觀主我去矣數日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瘞之是日有一老持謝道人簡來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閬州始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來隱南華山中以縛茅為葶籠飲食寢處其間又當虎狼蛇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與為廣幕校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石樓遇黄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袖出一柑分

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筏長三尺餘止一節授一筏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横庚庚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慮天下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輔予爾後嗣啟廸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啟佑我後人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子

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殤恭冲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移凡
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名者皆不得其善
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靈運輩甞讀其
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騷有山鬼國殤良可哀
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甞過之小軒極潔外種
餘甘子因名味諫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谷詩曰方

懐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撇攬來想共餘甘有瓜葛

苦中真味晚方囘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布貨泉乃令民且獨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又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鑄乾封泉貨寳錢一當十女真鑄太和錢一當十端平鑄錢一當五輦下置監鑄不及千緡費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

非治世所當鑄大觀太和可以監也
岳與秦為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利害
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収諸將兵柄時所建
岳肅之一為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曰君命也則曰
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會除長平使者力辭不受先臣
所爭不當有此官子受之是背父命終不肯拜岳失
于不辭也籲天集載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劉之變
尚新領兵突有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

曰乙仁廟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儒者岳

勇將道不同矣

張元吴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志題

崆峒詩曰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

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碎賀蘭石埽

清西海塵鸜鵒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入别

人家張吴徑之西夏范文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

幕府朝廷困西兵十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

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南人也入大金曽為奉使來朝金主欲南牧登北高峰發一語云北風甚緊次年金主來開禧有挪虚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答云發兩解博不得一官北云爾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士北即授此官凡嫚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興國人在上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帝道德為麗論終日閣筆欲袖卷出方擬議間忽有人曰

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一筆而就果為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忘酒蠻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又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expand 靖康此時無一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

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氣自豐
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公幕有雪齋集
何處難忘酒四篇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用梅花
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疎影横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黄昏可謂絶唱有作聽角詞五更角裏
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有云小窗細嚼梅花蘂
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山云窗前一樣尋常月纔著

梅花便不同緑窗昨夜東風少開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香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間夜寒無可伴移火近梅花惆悵後庭風味别自鋤明月種梅花

鷺鷥一名春鋤爾雅註行如春鋤山谷亦有詩獨雍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為鷺鷥非也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

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張冠之也寄荆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黄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别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雉山周宗聖師成雪之長與人少年秀麗讀書善記議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有梅詩曰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姿在山千花怨出山百鳥啼操

持思所寄轉趾述所思清披太始風寒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盖俟鬼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之後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葉少藴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

詩或者又曰堤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為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詩自是四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長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今未見申轅嬰詩久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歷中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

詩中之一詩也

黄州黄陂縣有李藏器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無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間相失密與王旻謀詵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撼揚之下自安耳黄陂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計差豐重離土王旻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竄挍德安王旻開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干都統戰李虎自淮東來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謀滅王旻之口虎至即調王旻往均州

去未數日王旻復回王旻寨柵盡為虎軍所占王旻軍猶此擾擾虎旻二軍互爭于市文仲彈壓不定呼王旻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戰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宵遁李漕全家死見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近旬不滅嗚呼懷相嫉之心稔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負耶

楊伯洪知黄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後疑素養白鷄黒犬就其內飼之鷄與犬俱斃有孫來前以

匙數粒食之晚亦斃揚始驚急服解毒藥嘔血數升遂將庖者鞫之乃云童徳興授其藥庖則荆湖制司人復改為飯局童諭之藥不驗當以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齎金器宣賜煎撫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驚復奏童德興赴召慮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韓文公辯諱一論其説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自避于家

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闕之父名不陋使
客吏整一漏處呼而問之答曰今次修了不漏遂黜
客吏趙文仲在楚趙倡家初至問其何來答云因求
一碗飯方到此趙怒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
陳立道知寧國府有新司法饒州人初參問其何往
答云在安仁縣寓居徑入大慟于家廟屬吏輒稱先
世之名為司法旁皇失措即尋醫而去楊煜之父名
王休同鄉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數年

不調後鄭昭文當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名蒙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切莫道及蒙字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家自刋禮部韻略耳嘗讀樊噲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為朝廷任事者皆無科目人奉使王柟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白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曾銓試全子才白身人王夬亨彭大

雅余玠曾發解賈涉曾式中何元壽李曾伯皆任子
下有姓名官職不稱者不載
建業間圜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蠟兜新羅使者多
攜松子賂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牙子
𠂢最盛無如燕趙車騁擔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至舌
交先以鼻選
閩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閩曰茘支吳曰楊
梅有題壁曰閩鄉玉女含氷雪吳郡星郎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耿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厭之使虞候傳語其聲愈閙用紙作釘絨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傳語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傳語明日視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考之唐書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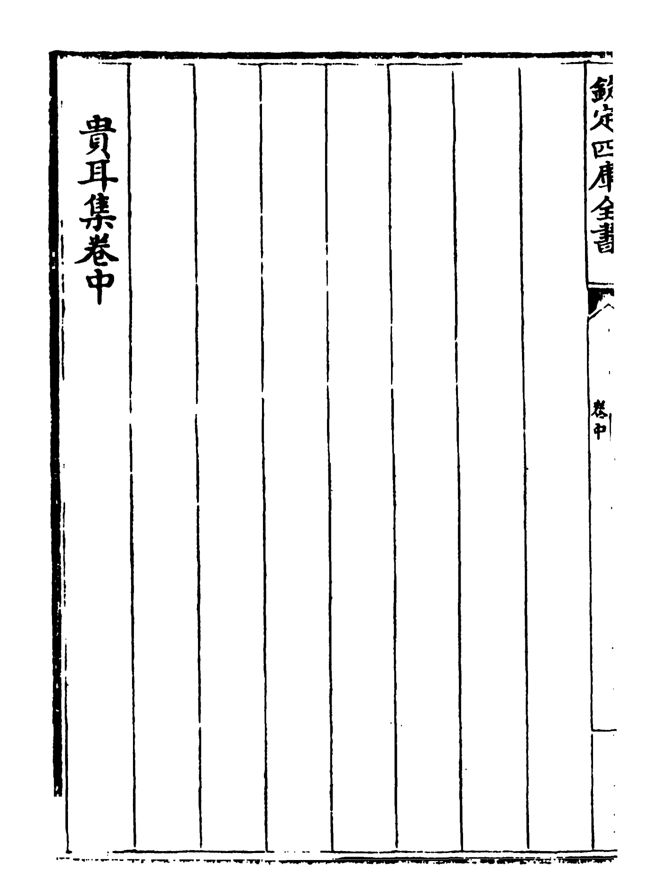
李玨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與祖貌不妍受納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漕試復留候試了而別劉有樓美潔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其行李挺至劉備犒㨗之費李復來治省試居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辦輦錙東帛以壯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

省捷時媧倍之鄉里姍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鄉里非笑者又復揶揄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謁令乞劉去籍令欣然尋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女如己子執釜鬵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見如妯娌然李今某處任比韶教曾茂實言之

廬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棋弄翰墨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鄰媪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劵為質一至其家內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二日夜夢入一宮有二黄袍中坐二姫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濁未可看行三四里

過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奉玻璃碗酒一勺東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揷其首黃袍以一詩緋囊貯之胷間寤也五鼓歷歷與朱言之相對驚訝朱云試已同往仰山炷香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月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

某第三名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黄袍所展之數其弟夢王來云今為仰山第三姬也朱為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貴耳集卷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貴耳集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貴耳集卷下

宋 張端義 撰

傳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二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絶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粗可備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紹興間秦𦘔與會

之失歎諸子多稡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訟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為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患難者余答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宫聞金人已破燕山

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翰一紙宣示
惟書黄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横榻兩宮嬪肇燭上
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煩卿先草一
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
宣諭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説朕不是第
三章稍愜上意親筆改寫成即時降出上曰卿未可
去適來李邦彦等皆譸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
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説朕欲遣王黼蔡攸

等分守大河盡籍内臣貴戚倖倿家財抵備犒軍朕傳位與皇太子淵聖名朕移軍長安保扞關中為根本御可就此為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罪已詔下忽吴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内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蔡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諌交章請誅京攸雖揚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

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

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高

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

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

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

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
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為
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一燕
咨訪政事駕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黃綾冊上忽駕
與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開一看不覺吐舌復
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
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即是前

宰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
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卻除前相進
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
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
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自嘉
定副封之廢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天默
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

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内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知閤鄭藻德壽云説甚事不是説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説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

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為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為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冊

内凡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揚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閑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覿龍大淵本名奫孝宗爲開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昪張去非弟去為外戚則有張說吴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棋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國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國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時李抄本作呂

道君幸李師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

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

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彦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李抄本作呂

孝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官

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横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顔甚悦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為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宫嬪之冗壽皇問卿是

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
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
漕卻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為重事
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
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
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
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

令某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辯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恨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為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

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閤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冐榮自若衰經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為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新起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為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王卮為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拆初經雨雕

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壯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

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
廟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此環
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聖環且
放在腦後高宗亦為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薌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潘良
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益
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揭
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五峰行狀大略相似所

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于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薌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

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藩籬堂與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金國蒙古横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矣喬行簡為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

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表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遭際三殿賜通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默禱在内令通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奏呈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陵寢北報不從無分廼小劉娘子要

册后半年而殂真真二字廼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
心疾壽皇宣逼真私問二真字逼真奏云臣書先定
二真合成一字即顛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
厚此表逼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僦樓之
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
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即二僕也因此
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糧此僧即用所收之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汚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絶食而死可以為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

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攜入京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遇道間見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為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胡夫人即

斯人女也

錢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孝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彦頴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諸臺列薦以此除激勵作郡者章某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由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即位定册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答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李季章云蘇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如赤壁懷古詞所云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中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也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都廂柟代為行人王往還至四敵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是

甚麽人答云魏公之孫吴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為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為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内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絶

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

寧廟即位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勞㬋臺諫給舍攻

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

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

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

一疏起于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敵索首謀函首至

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敵云既是講和必無

刱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敵界敵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祔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逕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曰射三十六熊
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
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
深書司射所載熊即侯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于朝捌用楮幣約以百界嘗見蜀
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
界蜀閫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
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于是爲可信

辛卯歳北來人數百輩暫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鴒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為絶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話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春寒安得見所

謂蕭攏二詠皆非嘗見少游真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詞意便有斡旋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卧内因問為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丙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

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又復唐巾
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略看子由語
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讙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題王龜齡詹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終始
知心每愧公纔見安車延綺季遽嗟石室祀文翁百
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白髮舊交衰甚矣
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予與龜齡别嘗謂吾輩

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此言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諡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辜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凉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

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為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乏一角字霜天曉歌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為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玑盖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輿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

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廼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惇頤惇頤傳二程濂溪得道于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儒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見題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

黄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客星歷紫宫而劉聰殞彗星埽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坐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氷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

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星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覩天象見一星入月箕歷者鄒淮絕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僇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旲昏覺昏意

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册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註云黛
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
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
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只惟韓文公送
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黛綠東坡答王定國書粉
白黛綠者繫君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道眼看
破方變黑為綠字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慮

此時吳挺為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檄張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姓移于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為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寛厚優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

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怪欲擊巢廼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蘂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移共桃花一處開跋扈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為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静者也豈非静者壽而動者夭乎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静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

唐子西硯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岷峨山拗牛和尚不答書但與
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書無書堅不
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爾直說久而方云和尚請太
尉早歸三日後盥漱間即逝人問拗牛云王太尉是
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變之
前敵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真武
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

敵犯武當宫殿皆為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舁之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輩小兒舁之即行後差老巫媪奉事凡有病告者飲佛水即安端平四年敵圍城砲聲震天鐵佛為之撼戰後敵攻定城敵人以砲坐單鐵佛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

即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龍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戊己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鹹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為萬物之靈因書為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為朝廷福真西山負

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開其名
而起掀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
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轡小減省試主文爲
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
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
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
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紅赤緋皆一般色也

俗說唐明皇與貴妃喝采若成盧即賜緋之義楚辭招魂成梟而牟牟即盧也又曰蒱杜子美詩逺胏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梟盧註謂劉毅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五木經元革註云雉為二梟為六盧為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肉迄暮而還乃攜炭一小

籃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擁爐鑄錢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邏之道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曰爾必有術何敢于輦轂下為之道人曰貧道鑄者泥錢不曾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濕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試之逡巡成泥錢一千以索貫之呈穆父大怒擲于案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賓也今以鐵化銅為

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絶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背數千言屈吴傅朋書之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憩偃終日不能兼備傅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傅朋之

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歷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變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

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為助震澤王闔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逭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闔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疏因擾民而罷此闔嗾之

曹友聞鳳州人為天水軍敎授有學職時當可廼天水巨室辛卯冬闊蒙古深入天水守倅棄城不守時當

可籍家丁推友閧為主守城李詵齋作帥知其事實寫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有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于大安軍雞翁關此丙申年也

李昴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貲撫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用經略司印撫諭李總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肇慶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請

李力辭不供職但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韪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著力只令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至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即先夢見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

馬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守司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詼諧進其間以言語盡規導

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鴆毒爲君之道絶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極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眈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磨狎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欲害之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内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為王壽君臣交爭不决有一伶人自殿
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
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
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幾之士矣
晋王衍口不言錢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
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
窑寫虚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閑看
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卻煞有人曾作主來積

而能散君子避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郡庠銅身在大鑑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衮冕具在

達官有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于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心

窮嗜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為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妓送之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

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紕徐廣曰犀毗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即帶鉤也師比即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

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不受一辱
韶州涔水場以滷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煉二十
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
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
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
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
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菴鮑氏秀齋方

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端極有可觀清巷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内相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蘷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至今為美談

呂媼即呂正已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媼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

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搢一呂正己搢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搢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搢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令止除一漕自此始呂搢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師專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

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廼六祖大鑒禪師真身道場有達麽衣鉢存焉所謂袈裟尚有髣髴而鉢猶存有一痕偽劉公主所觸令寺有補鉢莊即公主捨也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有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

彭帥為經略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

碑陰題東坡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為詼諧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諸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廂禁軍守城監司得知按發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

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爲富不仁爲人撰一說以譏之有一多錢翁每自誇侈我世間飲食品饌水陸畢陳飽飫醲鮮盡矣思得天上美饌略供七箸可以延年益壽或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禱告數年忽一夕正啟醮間有二天神自空虛而下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發合取食但見

兩枚火燒而已愚民懊恨許多時禱告卻得兩箇火燒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史同叔為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湍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湍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籮必以此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為番船必取經年不

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片時墜巾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有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為

太師様非古製也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為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鬚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屨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

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為細甲軍皆

用金銀二紙爲之鹵簿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訴詞取社首數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貴耳集卷下